

晚近七位羅馬教宗的風範

房志榮¹

本文由《歷任教宗》一書開場，指出教會史上 264 位羅馬教宗的風格各異，以及其中的獨特現象。進而，針對七位與我們同代的教宗，逐一介紹。最後，作者以他個人曾與現任教宗——方濟各——的接觸經驗，分享他的平民風格和足以為人師表的風範。

前言

天主教第 266 任教宗方濟各，自 2013 年 3 月 19 日就任羅馬教宗以來，吸引著全球各地人士的注意。他的作風和他所關注的對象，好像跟以前的教宗不同，甚至可說大異其趣。其實，歷任教宗形形色色，各有千秋，哪一位不是有其各自的作風和關注的對象呢？翻閱義大利文《歷任教宗》(*I Papi*)一書(1949~1999 五十年共出六版)，作者 Memmo Caporilli 在序言中作了以下交代：

「1947 年開始，梵蒂岡檔案處為聖座出版《教廷年鑑》(*L'Annuario Pontificio*)；從此，歷任羅馬教宗的真假，及他們的年代表就固定下來。過去的記錄中，六名所謂的教宗發現不合格、有兩位是同一個人、三位合法教宗不在名單

本文作者：房志榮神父，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，曾任耶穌會中華省會長、神學院院長，任教多年、作品廣泛。

上、四位聖教宗的聖德未受到肯定。本書中的教宗畫像，都採用『羅馬城外、聖保祿大殿』裡、中廊和側廊的上端細工嵌製的圓形浮雕徽章像，這些圓形畫像共有 284 幅，本書所採用的，是其中的 264 幅。2005 年上任的本篤十六第 265 位教宗，和 2013 年就任的方濟各第 266 位教宗，也將會畫在羅馬聖保祿大殿壁廊，目前還沒有。」

此外，還有所謂的反（假）教宗。經過這次徹底的研究，本書確定共有 37 人，他們是當時有關政府推舉出來的，以與教會合法的正式教宗對抗。因為當時的歐洲，神權與政權一直混淆不清，難以劃定界線，從第三到第十二世紀，每一世紀都有這樣的反教宗，只有第十三世紀沒有發生，然後十四世紀又有三位，十五世紀也有過三位。可見，教會從第三世紀始，直至中世紀末，一千多年之久，政權與神權難分，國王與教宗的地位和職權常起衝突，這一局勢要到第二十世紀的第 259 位教宗、碧岳十一世（任期 1922~1939），才得到徹底的解決。

本書序言還提及不少與教宗有關的趣事，值得加以介紹。書中寫說，共有 264「任」教宗，但只有 262「位」教宗，因教宗本篤九世在中世紀早期教宗及反教宗的激烈爭鬥中，一連三次被選為教宗（1032~44；1045；1047~48）。這 262 位教宗，加上 2012 年引退的本篤十六，和 2013 年就任的教宗方濟各，恰好形成兩千多年來天主教會歷史的 264 位羅馬教宗。從國籍來看，264 位教宗中，207 位是義大利人，其中 106 位是羅馬人。餘下的 57 位教宗來自其他不同國家：法國 19 位、希臘 14 位、敘利亞

8 位、德國 5 位、非洲 3 位、西班牙 2 位，其餘有過一位教宗的國家是：奧地利、葡萄牙、英國、荷蘭、波蘭、阿根廷。

這 264 位教宗中，被教會稱為聖人，即畫像上頭帶光圈的，共有 80 位。從耶穌親自委派的第一位羅馬教宗聖伯鐸（42~47），到第 35 位教宗聖猶利約（337~352），他們的半身像上都是頭帶光圈，被尊為聖。首位不帶光圈的，是第 36 位教宗利伯里約（Liberio 352~366）。在他以後，從第 37 位到第 58 位教宗（San Silverio 536~537）共 17 位教宗（55、56 除外）又都頭帶光圈。以上 35 位加 17 位，共 52 位聖教宗，他們 52 位，都是教會前六個世紀的首席牧者，影響教會生活至深且鉅。在廿與廿一世紀的最近 7 位教宗中，有 2 位已被列入聖品：若望廿三世和若望保祿二世。下文逐一介紹這七位與我們同代的教宗。

碧岳十二世（1876~1958）

1939 當選。任教宗期間，抵制共產主義的迫害；派專家在伯鐸大殿地下考古，發現了聖伯鐸墳墓；1950 年慶祝第廿四屆大聖年期間，宣布聖母靈肉升天信理，首開每年聖母無染原罪慶日（12 月 8 日）教宗到羅馬西班牙廣場向石柱上的無原罪聖母雕像致敬的習俗。擔任教宗 18 年半之久，沒有離開羅馬城，或崗道爾夫、夏宮。他出門最遠的一次，是 1957 年 10 月 27 日到離羅馬 27 公里的 Santa Maria di Galeria，為給梵蒂岡無線電台新站行開幕禮。

教宗若望廿三世 (1881~1963)

1958 當選，任教宗期間以教宗諭旨《人類救恩》(*Humanae salutis*) 宣布召開第廿一屆梵二大公會議 (1962/10/11)。主題：禮儀生活與社會關連，及在今日世界的教會。新教宗體態與風度與前任教宗迥異，他成了傳統派和激進派兩極之間的最佳橋樑。10月28日當選，11月4日他就外出，走訪堂區、醫院和監獄。更使人跌破眼鏡的，是他接待俄國元首 Kruscev 的女婿，無視前任教宗給共產黨員的絕罰。他把樞機的數目由傳統的 70 位提高到 75 位。當他逝世時，曾引起全世界的哀悼。

保祿六世 (1897~1978)

1963 當選，他結束了梵二大公會議 (1965/12/8)，慶祝了教會第 25 屆大聖年 (1975)。他是第一位走出歐洲的教宗，批准了司鐸的現代化服裝，規定了主教會議的定期召開，感恩祭不再須用拉丁語，而可用各地的方言慶祝。他提倡祭壇採用新的「餐桌」模式，在新建聖堂裡應面向民衆，並放在聖堂的理想中心位置。此外，他推動教廷的改革和國際化，把樞機團擴大至 120 位成員，並且該有第三世界的樞機加入。政治行動方面，他曾給義大利的「紅軍」寫信，請求他們釋放基督民主黨的黨魁 Aldo Moro，不要殺害他。最後，他為教宗出缺時期及選舉新教宗會議，立定了新法，沿用至今。

若望保祿一世 (原名 Albino Luciani)

1978 年 8 月 26 日當選教宗，同年 9 月 28 日逝世，只任職

33 天。他首創使用雙重名字為教宗名號，首次出現給全城全球（*urbi et orbi*）降福時，打破多世紀的傳統，作了一小篇演講，十分坦誠，充滿溫馨，簡短地解釋他取用雙重名字，是出於他對前兩位教宗（若望廿三世和保祿六世）深懷感激之心。他赴聖伯鐸大殿，不坐人抬的轎椅，不戴三層冠冕，除消了就任加冕禮，此後，教宗就任不再行加冕禮。他逝世的那天夜裡，躺在床上看書時，死於心肌梗塞。短短的教宗任期，卻帶來許多革新。

聖若望保祿二世 (Karol Wojtyła)

1978 年 10 月 16 日當選，是第一位波蘭籍教宗，也是 455 年以來第一位非義大利籍的教宗。他是神學家、作家和詩人。就任教宗後，周遊世界，從事福傳。1998 年元月親訪古巴，完成 81 趟全球旅遊，拜訪國家上百，其中不乏基督徒只佔少數的國家。他兩次被請到聯合國講話（1979/3/2、1995/10/5），在聯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（UNESCO）和糧食及農業組織（FAO），以及歐洲議會都講過話。他推動宗教交談，促進基督徒合一。1986 年 4 月 13 日親赴羅馬猶太會堂，擁抱首席拉比、與希伯來「長兄們」共同祈禱。同年元月 27 日，在亞西西與世界各大宗教代表，為世界和平禱告。

1981 年 5 月 13 日，教宗在伯多祿廣場接見世界各地的朝聖者時，被槍擊重傷，但賴聖母保佑沒有喪命，翌年教宗去葡萄牙，向法蒂瑪聖母致謝。聖母特別保護了他，因為直到 2005 年，他還有許多使命需要完成。他公布了 11 道通牒，1995 年

的最後通牒《生命的福音》，力主衛護生命，反對墮胎、安樂死和死刑。在全球主教長期共同合作下，若望保祿二世終於在1992年10月11日批准了新編的公教要理（CCC），譯成世界各種文字。他任命了許多新樞機，召開過多次主教會議，以準備第三千年的到來。在改變世界局勢上，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1989年12月1日，當時的蘇維埃總統戈爾巴契夫（Mikhail Gorbachev）來訪，教宗在梵蒂岡予以接待，交談甚歡。1994年11月24日，教宗公布《第三千年來臨之際》通諭，準備兩千年大禧年。1998年元月在古巴首都會晤該國元首 Fidel Castro。同年元月29日，以教宗諭旨《降孕奧蹟》宣布2000年的聖年開幕，聖年同時在羅馬、耶路撒冷、納匝肋、全世界各地聖堂一同慶祝，是教會歷史中第一次如此慶祝聖年。1999年元月24日，教宗造訪墨西哥城，至此他總共走了85趟國際旅遊，旅程加起來，共有110萬公里，等於把地球繞行了28圈。

本篤十六世（Joseph Ratzinger）

2005年4月19日當選教宗，2012年引退，翌年2013年3月19日方濟各就任第266任教宗。退休的和新上任的兩位教宗並存於梵蒂岡，有時一同祈禱，堪稱教會千古美談。有關本篤教宗的行止，台灣出版過三本介紹他的書：《地上的鹽》（光啓）、《世界的光》（聞道）、《我的教宗弟弟》（上智）。前兩本是教宗自己的著作；第三本是他長兄的回憶錄，弟兄二人，一唱一和，把天主特別照顧的這對司鐸弟兄，與他們的整個家庭描述得生

動感人，吸引讀者學他們那樣常以天主為第一。

方濟各 (Jorge Mario Bergoglio, S. J.) : 從神學院院長到教會首牧的路

他是當今大家所熟知的天主教全球的首席牧人，也是世界級的卓越領袖，世界各媒體每天都有不少關於他的消息和報導，不必在此多說。只須一提筆者與他個人的接觸經驗，舉一反三，就可領悟他當教宗的平民風格是他為人師表的一貫作風。

1985年9月3~6日，在阿國首都郊區聖彌格神學院慶祝耶穌會抵阿400週年，舉辦4天的神學研習會，主題是「文化福音化，福音本土化」，本人受邀參加。大會四天中，每天有一個子題：1. 歷史回顧；2. 目前問題；3. 神學反省；4. 牧民遠景。方濟教宗當時是神學院院長。我住該院一月之久，撰寫演講稿，發現30多名耶穌會修士們的生活十分儉樸。早餐麵包牛奶（牛奶是後園自家養的奶牛供應的），午餐和晚餐也很簡單；但院長給客人的餐飲卻是豐盛的。我因兩邊都享用過，可以為這事作證。

本次大會主講人有八位，每天上下午各一位，分別來自印度、墨西哥、德國、法國、哥倫比亞、阿根廷，及兩位中國籍：筆者和施省三神父。據阿國最大日報《祖國》(La Nacion) 9月6日的報導，與會者來自五大洲24個國家共300多人。同一報紙也有各篇演講的摘要，比方神學院院長（今日的教宗）在開幕詞中說：福音的徹底要求，存在於各民族的「文化心」裡，使人知道如何安排每天的生活。文化心是一塊肥沃土地，讓人從自身成長，長成「天主所開創、所要完成」的樣子。這不就是孟

子所說人心的四善端：仁、義、禮、智？施神父的演講是一旁證：中國文化的許多概念，如「命」字，都可以為福音鋪路。

我的演講被排在9月5日下午，與教廷文化部部长、法國籍樞機主教（Paul Poupard）同一天。他在上午以法文講「福音本土化的原意」，大意是：信仰必須落實於每日生活，但不限於社會、政治，甚至意識型態層面，否則就是把福音加以世俗化與政治化了。保祿·葡帕爾樞機強調我們信仰的祖先們，和今天懷有赤子之心的人們，他們所生活的和所表達的智慧，懂得如何按照福音之光，分辨出當堅持的是什麼、當捨棄的是什麼，才是今天所該追求的。其實，在目前多元社會和不可知論的氛圍中，坦誠地把福音宣揚開來，反而顯得更新鮮、更耀眼，因為福音足以答覆許多當代人隱藏在心中的各種期盼，一旦聽到福音，會使他們對這個他們所「不認識的天主」有一個全新的、跟先前完全不同的看法和領悟。

當天下午我用西班牙文做的演講，講題是「本位化的神學——在亞洲及拉美」（中譯見《神學論集》67期（1986春），103~129頁）。

這趟旅程，從台灣飛到阿根廷，路途遙遠。為善用這次旅遊，筆者規劃了兩個半月的時間（7/1~9/14）順道拜訪十個拉美國家：墨西哥（Mexico）、薩爾瓦多（El Salvador）、哥斯大黎加（Costa Rica）、巴拿馬（Panama）、哥倫比亞（Colombia）、厄瓜多爾（Ecuador）、秘魯（Peru）、智利（Chile）、烏拉圭（Uruguay）、阿根廷（Argentina）。各地停留時間不一，但落腳處都是當地耶穌會會院，各處受到同會弟兄的款待，真是賓至如歸。

此外，為辦這樣的大型活動，不得不向歐洲富有而慷慨的國家求助，而忠實地履行他們所開的條件。因此筆者在 8 月 16 日晚，在烏拉圭首都 Montevideo 應當地天主教大學之邀，作一「基督信仰與佛教的比較及二者賴以成長的文化」的演講；並在阿根廷首都 Buenos Aires 的「救世主大學」東方研究院上過四次晚間課，以滿足德國資助機構的要求。當時的神學院院長（今日教宗）一手策劃神學會議所應顧及的層面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附帶一提，這趟拉美之行中、深切感受到的一件事，就是和一批從前在中國、如今在拉丁美洲各國工作的西班牙耶穌會的傳教士，多年後的重見。大陸變色，他們被逐出中國，來到拉美不同國家繼續福傳。我離台之前已拿定主意，要盡量去順道拜訪他們。結果，上天沒有忽視這片苦心，在遙遠的地區，經過多年的天南地北、分處遠東和極西的師生，終能重逢，共同歡欣與感恩。尤其令人難以忘懷的，是我與每人的重見都是機緣不同，情況特殊，未曾預料，卻十分真切，真是上天有眼，眷顧有加，就像古人說的：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」。

當時的院長，今天的教宗，接受菲律賓名神學家 Arevalo 神父的建議，讓我代替他到阿根廷參與神學會議，發表演講時，大概不會想到一個同意，一個邀請，在另一個人身上所帶動、所引發的許多後果，一如上文所約略提過的。這只不過是筆者一人的體驗而已。參加會議的許多來自各國的學者，所做的貢獻，所有的體驗，加起來又當如何呢！只能說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人能看得開，放得下，滿懷信賴等等，足以讓天成就

人想不到、或不曾想過的許多事。一位神學院院長牛刀小試地辦了一場國際神學會議，現在因為他被選為教宗，把「議會」搬上了整個教會、整個世界的舞台。從他的作風及至今的表現看來，天主還會藉這位拾得起、放得下的教宗，成就祂的神秘計畫。我們為教宗祈禱，也學習他的風範。

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